

花雨 逸园



兰陵狂狮

内容简介

为了摆脱既定的人生而出外寻找刺激，
偏巧遇上那个傲慢透顶的臭家伙。
她实在不懂大冰砖心中在想什么，
明明一副男子汉大丈夫的德行，
耍起脾气比小孩子还要恶劣十分，
无所不用其极地践踏她的感情和自尊。
可恶的是她不屑用“别人用过的东西”，
却又情不自禁地想要引起他的注意——

一校意见：	二校意见：
打分：	打分：
政治：	政治：
色情：	色情：
处理：	处理：
签名：	签名：

封面小语

恼火之中有开心，无奈之中有甜蜜，
这就是爱上她的感觉吗芽

封面构思

清朝美女小格格一名

1

“敬谨亲王府四贝勒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。”

寿思格格跟弟弟一块缩在幽暗的书桌角落底下，偷窥着京里捎给父亲的重要信笺。

“姐，只是搞丢一个人，有那么严重吗？”只小寿思一岁的少年冷道。

“那要看他是不是个够分量的家伙。”寿思和弟弟一样，事不关己地淡漠评论。

“不过由阿玛一读完信就脸色大变的情形来看，这事有得玩了。”

姐弟俩你望我，我望你，都是相同的倨傲，相同的冷漠，相同的俊丽，仿佛他人死活不过尔尔的薄情寡义。

蓦地，两人同时咧开小奸小恶的贼贼笑容。

“要玩吗？”

“好啊。可是既然要玩，就得玩大的。”

“那，就来玩命吧。”

嘻嘻嘻。



“这简直是在玩命！”一列壮盛的马队中，衣着华丽的贵公子在马上哇哇叫。“这甘肃怎么一出兰州就完全两个样？简直像由水乡天堂掉到旱漠地狱去了。”

“你若后悔了就折返兰州去，我们分道扬镳。你继续休息，我继续西行。”另一名壮硕的大胡子，驾着爱驹冷道，毫无感情。

“再说吧。”兰州再安全，也不会比待在穆勒身旁安全。“我还以为我们出了兰州西行，应该可以很快抵达嘉峪关。这下可好，赶了十多天的路，潜越凉州甘州，就是到不了肃州。”出不了关。

大胡子穆勒一脸疏离，不予响应，因为此趟西行的实际情况确实与事前的揣测天差地别。

边境晴朗荒旱，烈风凛凛，夹杂尘砂。暴风席卷时，别说赶路，连客栈都出不了一步，一切景象如陷五里雾中。不过西潜的秘密行动，依然要执行。

这次被派往陕甘查案，可是天上掉下的大好良机。不但有案子可玩，更可乘隙溜出嘉峪关搜寻某人下落。问题是，赶得及吗……

“穆勒王爷，前方有乱贼在对战！”一名侍卫快马来报。

“乱贼？”衣着光鲜的男子希福纳大叫。

“恐怕是西境的一些刁民流寇。”没粮没钱，干脆

拿刀做土匪。“王爷，属下们该如何处置？”

他们是密潜西域，能少一事就少一事。但袖手旁观，又不符他的本性。

“叫大伙准备应战。”

“等一下，穆勒！”希福纳正色一喝，大冒冷汗。“人家狗咬狗，一嘴毛，我们这些外来客去凑什么热闹？”

“那你待在这儿好好休息。”穆勒利落地一夹马腹，与侍卫飞快奔去，徒留男子接住他随手丢来的酒囊。

“呃？干吗给我这个？”他呆愣，半晌才发觉自己被暗削一记——酒囊配饭袋，笨蛋加笨蛋。

“穆勒！喂，你给我停下来！”他气爆地驾马忿忿杀去。“你居然骂我？咱们多少年的交情了，你还死性不改地欺压良民。我是哪里对不起你了？喂！”



时值秋初，边地寒凉，苦旱逼人。祈连山一带连年欠收，征赋又重，当不成苦难君子的只好做小人，饱了肚皮再谈良心。

若是饥民集结打劫，乌合之众，应该很快就能被制伏。

穆勒驾马伫立高处，观望一下下坡处黄沙飞滚的乱局，发觉情形不对劲。

来袭者不是民，而是匪。由他们包夹的奇袭来看，

恐怕是长年专靠抢劫掳掠维生的流贼。不只如此，与这群恶寇对战的人马也不对劲，一群小老百姓们凑成的杂牌兵，对战方式却相当利落，似乎经人指点过。

“王爷，我们是要全面围捕吗？”

“不必，声势搞大些，吓唬吓唬即可。”

他懒懒响应，忽而拉马扬蹄，凌厉地直往陡峭的山壁冲向下方乱局，在干裂的黄土壁上卷起一道烟云巨龙，奔腾而下。

“冲啊！”王爷的整队人马依令大喝，吼得天摇地动，才拔刀跟进，杀往战区。

这股突来的惊人喝及精锐阵容，吓得流贼们脸色大变。

“有埋伏！”

“原来兰陵王早就备好伏兵。”

“他妈的王八蛋！”本想这次终于可以踹烂兰陵王这帮走狗。“退退退！先闪人再说！”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滚啦！再啰唆小心兰陵王把你的蛋踏扁成蛋饼！”

流寇们一哄而散，各个惜命如金，狼狈逃窜。

没两下，不费丝毫力气，这场混仗就给穆勒搞定。

真无聊。

侍卫们一点战胜的快感也没有。谁教王爷仗打太多，愈打愈老练，人力也愈用愈精，害他们都只能缅

怀过去骁勇奋战的美好时光，近来闲到开始学绣花。

“原来是兰陵王来了！”

“怪不得土匪们一见人就快快逃跑。”

“兰陵王，我们靠您又胜一回啦。”

“大王万岁！”

老百姓组成的杂兵们憨鲁地兴奋叫嚷，欢呼声逐渐蔓延，人群纷纷朝穆勒的人马拥近，盛况空前。

穆勒拧眉。兰陵王？

“王爷？”侍卫们是不介意被人如此热情拥戴啦，只是，把情况再搞清楚些，爽得比较心安。

“原来兰陵王不戴面具是长这个样子啊。”

“跟村里教书先生猜的不一样嘛。”一点也不斯文呀。

“大王，您以后带领我们打土匪时，不用费事地戴那个鬼面具，这样看起来就很吓人。”

穆勒不负众望地当场瞟了很吓人的一眼，登时惊叹的哦声大作，似乎他赏的白眼真是帅呆了。

虽说他对自己太过俊美的容貌一直抱持高度反感，甚至不惜留了一脸狂乱胡髭，努力破坏玉面公子的可鄙形象，但被人如此盛赞——夸他看来跟鬼一样，更教他不爽。

“你们的头头何在？”

百姓们傻不愣登地朝他眨巴呆眼，仿佛他在宣告天机，妙不可言。

“谁带领你们抵御流寇的？”够人话了吧？

“就是您啊。”

答得好，只是没一个这样敷衍他的还活到现在。

“既然你们自称是我的人马，就照我的规矩办事。”

穆勒只一撇下颚，侍卫们便欢欢喜喜地驾马上前主导大局，准备放手好好操练这群菜鸟。

“不要过分，问出他们聚集的缘由就行。”草草交代一阵，他便策马远去，放手任属下处置。

他的后方顿时哀鸿遍野……

他才懒得多管属下办事的手法，为首的有为首该关注的事。例如，往山谷西侧消失的蹄印。

是马车的痕迹，而且还是方才才经过的，沙痕清晰。

什么人会在一场混仗中驾马车出入？

他的行动向来与思索一般快速。揣测的答案尚未出现，他就已追奔在急急逃窜的马车之后。

山谷后头果然藏着人！

轻便的马车如受惊的小动物般，机警而恐慌地疾速狂奔，穆勒和坐骑则如强大而优势的野兽，见猎心喜，豪迈地恣意紧追其后。几度惊险的追逐，似乎就快被他追过，实为他的欲擒故纵。

相当完美的掩护，完全测不透马车的来历。他一面紧迫追逼，一面悠然审视。

在乱石狂沙中能如此飞驰的马车，可见其建造之

坚实。这应该不是一般人能有的，驾车者的技术更不似一般人。马车在疾驰下数度被谷地乱石震弹腾空，速度却不减，依然平稳前冲。

是谁？流寇的首脑吗？

猛然间，飞快急转的车轮被穆勒抛来的腰带给缠住，疯狂卷入轮轴内，卡住运转，马车霎时朝另一边倾跌，飞溅出些许破片。

马车的奔驰因车身的翻覆而拖缓，驾车人正欲拉马止步，免得震伤了车内人。可惜拉得太迟，马匹早因后方倾跌的车身而失却平衡，勉强直冲数步后便也倒往失衡的方向，摔飞了驾车人，一片混乱。

穆勒改而按辔徐行，踱往头破血流的驾车人身旁。

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他划过半张脸的大疤与粗胡烂牙的猥琐气息足以证明。

驾车人痛苦地捂着脑门倒在地上又滚又叫，却霍然翻身撒来一把沙土，惊吓到了穆勒的坐骑，但没吓到他本人。只见他冷淡地顺势将扬蹄狂嘶的马儿往前驾，一蹄踏上那人圆滚的腹部。没踩破他的肚子，仅把他踩得口吐白沫，当场昏厥罢了。

不是他天良未泯，只是懒得收尸而已。

解决掉车外的人渣，他翻身下马，准备料理车内的败类。

他当然不会无聊到钻进车内捉问“你是谁”，也不会闲到在外头狂吠“给我出来”。他静静站在翻倒的马

车边，凝睇朝着蓝天的密实车窗，深情款款。

蓦地，他一刀狠狠捅入窗板内，里头立刻扬起娇嫩的惊呼。

女的。

他抽回大刀，再一次捅入窗板内，改由不同方向攻击。这次没有惊呼，只有抽息。

一个人。

他二度抽回大刀，正欲往另一角度重重捅下去，车门里立刻爬出一个小身影。

他高举着准备刺往车窗的势子，瞪视爬出来的东西，隐隐地，似有遗憾，仿佛那小东西坏了他大爷的雅兴。

一名少女，十六岁上下，衣着粗朴，身形娇小，溃散的发髻上残留被他切了两半的绢花。

长得很漂亮。或者说，非常漂亮。

她显然看惯了此类火爆场面，一点也不惊慌。相反，她十分冷静，瞪着极美的大眼睛，娇艳小脸充满敌意，与他寒冽对望。

“是你指使那些流寇来抢劫百姓的吗？”

不回话，就是默认了。

“你明白结伙打劫的罪有多重吗？”

显然她根本不在乎。

他问得懒散，等得也有点烦，大刀便缓缓转架至她颈旁。“为什么年纪轻轻地就聚众干坏事？”

为了让这硬脾气的臭妞知道他耐性有限，大刀干脆在她身前直直划下。而后，刀尖点在沙地上，静静等候。

她起先不明白这是什么烂花招，直到感觉身前不对劲，才看出端倪。

他竟一刀直直划破她身前层层衣物，自颈项至裤腰，裂露一道长长的雪白大缝。

穆勒始终一派疏离，傲慢地冷睨少女，有趣的是，她的反应几乎同他一样，轻蔑得可以。

“你没话好说吗？”

“你刀法不错。”

“我也这么认为。为什么结伙作乱？”

“我高兴。”

“你可知这是要杀头的？”

“脑袋在这儿，请自便。”

“不急。”他收刀入鞘，垂眼低喃。“等你招出底细后，再削掉它也不迟。”

她猝地转身就跑，冲往车前重新站稳的马匹。

穆勒只悠哉几个大步，在她跨上马背时将她拦腰擒抱起来。她脚未落地便狂乱挣扎，咬牙切齿地沉默反击。

花拳绣腿，全是没功底的柔软招式，对他这身经百战的彪形大汉来说，连搔痒都不如。

或许是她倨傲的沉默攻击太奇特，或许是她某种

别有阴谋的气息太引人好奇，或许是她妖丽稚嫩的容颜太抢眼，他竟一时失神，犯下大错。

搏斗的小手霍地窜向他腰旁佩刀，猛一贴着他身躯拔刀出鞘，就顺势在抽出的途径中划出惊人血口，自他左腹侧延伸至右肩窝，横过他胸膛地暴露一大道鲜红裂缝。

不只他微愕，连她也吓到了，没料到自己的招数效果会大过她的预想。

她在穆勒略松手劲的刹那使劲狠推，立刻摔滚入沙土中，连忙起身，带刀逃逸。

穆勒不是被可怕的伤口慑住，而是惊异于不曾有人简简单单地就伤他如此重，而且还是个女人。

他恍惚没多久，原地一蹬，腾空大翻身，巨鹰敛翼般地飘立错愕奔跑的小佳人身前。她想也不想地就举起沉重大刀砍去，只是刀身太沉，拖缓了她的攻势，笨拙至极。她不服气，想将切到地上的大刀再度举起，却喘得要命，刀身颤颤举到一半又砍落回土里。

“需要我帮忙吗？”他冷吟。

“你又不是官差，凭什么管我闲事？”娇嫩的火气终于爆发，分外可人。

“路见不平，理当相助。”

“少在那里做贼喊抓贼！你们这票满口京片的家伙，鬼鬼祟祟，铁定没拿到官府行文，径自闯关西行！”

哼！小丫头不只身形可观，脑子也可观，竟然一举揪中他的把柄。

“那好，咱们就一起上官府，看衙门大官是会先斩办你，还是先跪叩迎接我。”

“你若是微服钦差，那更有问题！”直接戳破他的暗示。

“喔！”

“钦差出使，为什么会带一大票佩刀随从？”

“你知道的还真不少。”远超过村夫民妇该晓得的。
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她当下弃刀逃亡，不再采拖延战术。可是她该怎么逃，才能闪过这名高手的追缉？她惟一的胜算只有——“啊！”

她痛叫的同时，整个人因左脚踝被后方飞石偷袭而摔跌至黄沙里，面朝地地重重栽倒，吃了一嘴灰土。

一只巨掌正要擒她起身，却被她挥扫而来的发钗划了个口子，惹出他的火气。

妈的，什么东西！

经过一番扭打，双方火气更加高张。要逮住这么一个女娃，实在轻而易举，但他在恼人的缠斗中不得不更正自己的错误。

他太小看这泼辣货。

她的拳脚看似无用，却很有效地次次攻往他胸前，毫不留情，甚至数度差点一簪戳进他伤口深处。他既

想折她手腕，又想扭她脑袋，可对手却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的狰狞匪汉，不过是个细致娇嫩的玉人儿。

他无意对女人出手，也从不干此种以大欺小的劣行。他只是……没料到自己会被这小丫头激怒，真的发起标来。他向来被人讥为八风吹不动的大冰砖，这下可好，终于砸了招牌。

穆勒几乎滚趴到她身上，两人四手相抵。她巴不得再狠狠地以尖长钗饰捅他伤口一记，他则紧扣住直想卯力钳碎的纤纤手腕。

黄土烟尘中的两人，狼狈不堪。她虽然屈居劣势，仰躺在他身下，他却也占不了多大上风。因为他在使劲扣住她双腕攻势的情形下，身前伤口不断淌出大量鲜血，迅速耗竭着他的体力。

他太大意了。

她细弱双臂撑不住他双掌向下钳压的狠劲，不甘心地竭力继续上挺相抗，却遭他喝然出力的攻势，被两只巨爪重重钉入黄沙里。忿忿小手仍抓着娟秀的武器，分扣在她头侧，无法采行进一步攻击。

穆勒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。刚才那豁出去地大发内劲，固然制伏了敌人，却也顿时自伤口激喷出血花，流浸在她衣衫破烂的身前。

要命，他开始感到发寒，显然失血过多。

一看到身下气恼挣扭的小人儿，他马上重新振作，硬是杠上。

既然已经流失这么多本钱，他就断不容自己败阵。死也要先叫她投降！

“你想比力气，比得过我这个大男人吗？”

“你可以试试看。”

他压躺在小人儿身上，全凭分钳住她双腕的巨掌撑住上身，与她小隔一段。汨汨血丝不断落下，连结着这段差距。

只要他一松开她手腕，她一定会重重刺往他伤处去。可是不松开她，他的双手也形同被反过来牵制住，无暇照料自己的伤口。

这一仗，到底谁会输？

一阵晕眩令他感到情势不妙，他努力瞪大怒眼保持清醒，却仍自她精明的美眸中看到一瞬间的得意，仿佛胜利在握。

她想得美！会使卑劣手段的，可不止她而已。

穆勒蓦然扬起俊煞的冷酷笑容，鼻尖对鼻尖地轻缓吐息，微眯俊眸。

“你的手已经被我扣住，你的脚也已经被我身子压住，动不了的。”

“彼此彼此。”

“是吗？”他不怀好意地慢慢往下滑卧。“我倒还有一项武器能够作用。”

她起先不明白，直到望见他的脸庞下移至她暴露的胸前时，才警觉大事不妙。

“好家伙，我的血几乎都流到你身上去了。”

她惊惶大叫，大手在他的分钳下骇然打颤。

他在做什么？

穆勒悍然吮夺自己沾满她胸前的鲜红，粗暴恐吓不明所以的娇娃，极力扳回局势。

这是什么烂招数？她心有不甘又分外难堪，使劲挣扭。

她愤怒地抗议着，全力反抗，切齿谵谵。一切的激昂控诉在他周全的压制下产生不了效用，反添撩人妩媚。

穆勒清楚得很，她只是在藉由火气来逃避自己的感受。她的身躯太敏感了，小小的挑逗可引发强烈的反应。加上他俩明显悬殊的经验差距，她的败阵，只是迟早的事。

她又是急、又是气，又是羞、又是惧。她不喜欢他的怪把戏，更厌恶自己莫名其妙的响应。

要怎么样才能……讨厌他舌头炽热柔润的触感？她不要自己昏沉飘荡在他的挑弄兜转上，她也不准自己迷失在他啧啧有声的舔吮上。这个人徒有俊美绝伦的形貌，行为却极其下流，几近无耻……

当他吻上她小嘴时，同时尝进她陶然的娇吟与虚喘。她星眸迷离，半晕半醒，觉得自己好像忘了什么很重要的事，却又殷殷期待着他下一步不知名的举动。

他吃她的红唇，吃她的柔润小舌，汲取她的鼻息，

揉摩她的肩头。

颤颤小手全然忘了先前的抗暴立场，无助地揪在他健臂旁，无声地怯怯乞求他暂缓一下攻势。她实在招架不住，这太陌生，也太奇怪，而且太危险……

穆勒暗暗冷哼，他赢了。

虽然胜之不武，不过，兵不厌诈，偶尔耍贱又何妨。

只是他一时疏忽，忘了注意自己是否太过投入。

他从没碰过这种对手，极端矛盾的组合。她看似娇弱，实则强悍，强悍中却又纤柔，稚气中带着阴沉，心机里藏着天真。短短一阵交手，她就呈现如此丰富的面貌。她是谁？真是土匪婆子？

就在他酣然沉醉于她唇舌的青涩响应时，突来的剧痛猝地直冲脑门——她的纤纤十爪竟狠狠抓在他胸前伤口上，更加撕裂模糊的血肉。

这丫头的阴狠，简直难以置信。

穆勒凶残地扣紧她双腕，怒视她错愕的呆相。突来的激情，也突然地又化为浓浓敌意。

他骇人的火亮双瞳，慢慢漾出某种兴味，凝住在他勾扬的俊魅嘴角上。

“你装得还真像回事。”仿佛她这偷袭纯属无心之过。

她眨巴呆眼，还发怔于自己莫名沾满鲜血的指尖。发生什么事了？